

第一章 二戰結束，回到小百步蛇溪報喪

「二戰結束，怎麼死亡沒結束。」美軍中尉馬克想著，這時的他駕著 B24 轟炸機進入南臺灣空域，進行黃金七十二小時救援。雲量 1/10，視野可達十英里以上，這是素顏天空，大地初秋微醺，眼下是充滿生機的翠綠高山。馬克祈求那也有他尋找的生存機率——昨日失蹤的轟炸機，搭載了盟軍俘虜，他的朋友湯瑪士在上面。

二戰結束後，美國總統杜魯門要求，盟軍戰俘得第一個回到國門。於是在百廢待興的戰區，運送作業積極，太平洋戰區的重要運輸線，是以軍機將人從日本運送到美軍後勤支援較完整的菲律賓，再乘遊輪回母國。九月十號，烏蘇拉颱風來襲，機群途中受到環流影響，兩架飛機與搭載的五十人失蹤。這是二戰之後最大的無火藥死亡。接下來幾天，美軍動員線上的機隊搜索，尋找海上救生艇或求救的海水染色劑，或是陸上的蒙皮反光。臺灣是搜索重點。

就在底下的臺灣高山，馬克尋找好友湯瑪士蹤影。湯瑪士被日軍俘虜前，也是轟炸機飛行員。以往他們在駐守的帛琉安加爾，喝著被謔稱機油的咖啡，在溽熱氣候打赤膊，叼雪茄，玩撲克牌，鬼扯著剛發明的黃色笑話。湯瑪士性成癮似把同個笑話翻修，講到第七天才引爆大家笑聲，然後駕機到菲律賓戰區，丟下炸彈，一切像開除草機割除堪薩斯家鄉前院的草坪，死人或雜草不會哀號。

如果沒有戰爭，飛行員更熱愛飛行，也不會太擔心有死亡的副作用。在一次行動，馬克飛過高射砲密集區域，目睹僚機被擊中，著火下墜，它機翼斷裂，過程像是努力拍翅的金屬蝴蝶。這種畏懼高射砲(fla k happy)¹的情緒重複出現在他退伍二十年後的夢裡，他夢見自己飛行失控，拚命拉方向舵也沒用，抗拒死亡不如順著它的道路前進，失速墜落使人昏迷，跳過死亡的痛苦。

湯瑪士和那些失墜的機員，會這樣幸福的死去？馬克期許。

¹二戰美軍航空術語，對砲火出現負面情緒，即今日稱的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(PTSD)」。

然而，機體會墜落在哪？

「九點鐘方位的山脈，疑似鋁片反光。」無線電員透過系統說。

「九點鐘山脈。」位於鼻艙下方空間的領航員，在地圖標下疑點。

那是奇萊山東麓的片岩反光，百餘公尺的碎岩宣洩而下，陽光熠熠，折光也銳利。機員很快排除鋁片反光，使偵搜沒有結果。正駕駛馬克透過系統講話，要組員歸位，飛機要轉向了，他記得上次在高空無預警傾斜，害得在尿尿的引擎機械員把東西黏在結冰的金屬尿斗，凍成剛出廠模樣。

飛機下降到三千英尺，準備對花蓮港市投遞東西。街道儼然，黑瓦屋像鼴鼠群向東密集的磨磨蹭蹭，爬過人口密集的火車站，直到太平洋海岸擋下，真是美麗樸實的小鎮。美機又來了，城市的人仰頭奔跑，大力揮手，表情喜悅。機員甚至看到一位八歲男童跌倒後爬起，才開始投遞一捆捆的宣傳紙物。

飛機低飛，引擎發出巨響，成了居民的焦點。他們看到美軍陸軍航空隊的星狀標誌，看見這隻鐵鳥後頭拉出霧狀糞便，然後再上揚，留下金屬回光，迎向太平洋去了。

「飛行機又來滲屎了。」孩子們喊。

飛機屎是戰後同盟國的宣傳品，紙張散開，隨風響遍城市，凌空翻動，累了就去找自己的位置躺下，有的被美崙溪接走，有的被太平洋捲走，有的躺在瓦房上睡去，有的躲在被美軍炸塌的焦黑殘屋裡。宣傳品引來騷動，今天的全民運動是搶從天而降的衛生紙。孩子們老是愛打架，搶不贏，要撕毀它也行。大人蹬木屐，那怕只扯到半張紙，就怕什麼都搶不到，因為他們有股憋在內心很久的無奈得發洩。

宣傳品飄得優雅，務必抓住風，飛往更遠的他方，為只為人世間有太多太多的悲傷，都不願降生於此。

於是三萬隻白蝴蝶在飛，滿城努力飛舞……

花蓮花崗山棒球場，第十二局延長賽，二比二平手。

哈魯牧特等了四小時，還再等上場。這場拉鋸戰要是沒站上投手丘，他的人生完蛋了，得回到一百公里外深山的霧鹿部落，那有無盡的冷風、山豬與日本巡察。他的人生從逃離那始之。時間夠煎熬，每秒都是刀，刀刀劃過他的焦慮，他握著風霜的豬皮製棒球，拇指摳著球縫線，來到第八次詢問「火男教練」，他可以上場嗎？教練搖頭。

哈魯牧特瞥了計分板，上頭站了一隻黑腹燕鷗。牠的頭頂黑、臉頰白，身體淺灰，站著逆風吹襲，羽毛不時翻動。他記得這種候鳥在九月來訪，一片雲影都會使牠們嚇得從附近的海口濕地成群起飛，盤旋數匝，才了無眷戀，遷往南方追逐陽光。

燕鷗孤單嗎？牠在想什麼？

「或者牠是來看我投球的？」哈魯牧特想，並自我解嘲，「也或許牠是來看觀眾的吧！」

棒球賽從早上九點打到下午一點，夠長了，球場聚集的兩百餘位觀眾，累得隨地坐。哈魯牧特站起來，舒緩筋骨，他不知道球賽要打多久，會比中學選拔賽的嘉農對上臺北工業來得長？那場球賽打三天，共四十局才分曉。要是這場宿命對決打越久，教練通常不肯換投手，怕換了打破僵局。這時響起零星掌聲，第十二場結束，記分員在鮮少使用的延長賽板格畫下 O，這使觀眾激烈鼓掌。記分板用到底了，從頭計分。

記分板上的黑腹燕鷗飛起了，偶爾翩翩，卻時常振翅逆風，最後又停回計分板。球場來了更多觀眾，吆喝聲很大，戰爭使他們憋了很久的怒氣要吼出來，有兩位小孩在計分板下搶粉筆頭而打起來。燕鷗沒有動，無視喧噪，牠是秋季的眼睛般凝視球賽。

你在想什麼？燕鷗。哈魯牧特想。

他走回黑檀木樹下，打開地上的網狀揹負袋，拿出黃銅製的十三式德國蔡司

鏡片望遠鏡，這是雙筒式，右眼孔壞了，他拆下左筒使用。透過望遠鏡，燕鷗腹部的黑色斑塊很清楚，有細長紅腳，以及黑臉頰裡發光的眼膜。他想確認那雙鳥眼是否也在觀察他。

終究只是美麗的臆測，燕鷗只是站在那，獨自美麗。

火男教練走來，拍了哈魯牧特肩膀，要他再去練幾球，這局下半場由他來投球，「球局要結束了，輸贏不是問題，投幾球給大家看看。」這一刻來了，哈魯牧特收拾望遠鏡，找隊員練球，每次投球都保持最佳狀況，動作簡潔俐落，球速與力道很銳利，引來一小群觀眾用掌聲圍著他。哈魯牧特期待上場，足足等了四年。

四年前的中途島海戰，重創日本帝國海軍，政府停止之後的休閒運動賽。這是懲罰，那年哈魯牧特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棒賽，從此接連失去重要東西，今日是戰後首次恢復的中學秋季賽，也是給社會職團選拔新秀人員，如果有機會進糖(廠)團、鐵(道)團、稅務團，可能謀得臨時雇員職位。而接著的職團賽，在下午兩點準時開賽，使中學賽無論輸贏都要結束，哈魯牧特會是聚焦人物。他珍視這次機會，輕握手套中的棒球，投球，由肩胛骨與上腕骨之間遞出力道，只見棒球畫出光弧，砰，落入練習手的手套。

這是好的手感，一股電流在哈魯牧特的指尖流動，細細微微。他喘口氣，拿起水壺喝，就在這時他赫然發現側背袋不見了。海奴南在裡頭，放在淺蔥色玻璃罐裡帶來球場看他打球，他這麼微寂，如此輕盈，卻永永遠遠是哈魯牧特最沉重的心情。哈魯牧特不打球了，去追凶手，對方一定還走不遠。他循高砂通往山下跑，又快又急，在十字路口停下，看看四周路口的動靜，新城通、常盤通、筑紫橋通、入船通、彌生通，眾生百態卻獨缺他想要的蹤影。他奮力再衝，然後停在春日通，幾乎像是盜壘，感到肺部氣泡急遽擴張的擠著肋骨，並聞到戰爭時禁燒紙錢的嗆鼻味。

他往附近的路口看。看到了，那傢伙騎單車，沿著一百尺遠的筑紫橋通，往

南行，他大喊：「停下來。」

無效，那傢伙很快通過路口，留下幾個回頭看的路人。

哈魯牧特繼續追，邊跑邊思考，那傢伙到底是沒聽到他的呼喊，還是故意忽略。他們在距離一百公尺的兩條平行街道前進，哈魯牧特不保證他在下個街口的喊叫聲能有結果，除非，遠距離擊中那傢伙，也僅能這樣了。

他衝到了黑金通，急停在這。這條是和風街道，日本人在這裡複製鄉愁，銀行、吳服²、會社、糕餅、雜貨以及市政府機關。這條被美軍炸癱的街道，首先復甦的是拉麵與糠漬醃菜的味道，馬路彈奏木屐聲。哈魯牧特的急促呼吸裡飽含味噌與煎餅味。他凝視百公尺外，那傢伙即將經過十公尺寬的筑紫橋通了。

出現了。

哈魯牧特早已擺好姿勢，助跑，側身墊腳，大吼一聲，右手奮力揮去，手中的野豬皮棒球飛過八十二公尺，一道完美弧度，距離是軟式棒球的中外野在接到邊界球後，回傳本壘刺殺跑者。

棒球落地，彈起後，擊中那傢伙。對方受到驚嚇，腳踏車不受控制的歪歪斜斜撞到電杆，難免摔了一跤。他站起來，褲子攢聚了一片泥漬，那是內心受辱的外在表徵，他拍不掉就不拍了，而且很快找到了讓他在眾人面前把形象摔倒的禍源。

哈魯牧特走過來了，靜靜看著那個人。

那個人穿上衣衫，褲子是皂黑七分褲，腳踏車的後車板掛著哈魯牧特的側背袋。那傢伙的夏遮帽掉了，露出臉龐，秋陽把他的怒氣點燃，怒氣多大，職權就有多大，他是花蓮港警務課的課長樋口，屬「地方警視」之類的隊長職務。他平日穿制服，腰掛三尺長的白鞘長刀，高傲走路，無怪乎這身輕裝騎車的模樣混淆了哈魯牧特的記憶。

哈魯牧特再往前走，他得拿回他的東西，要是平日，他會低聲下氣。因為樋

²吳服(日文漢字)即是和服，是源於中國三國時期，東吳與日本的商貿活動將紡織品及衣服縫製方法經傳入日本。

樺口隊長的權利大，可以任意拘禁嫌犯，當街毆打偷犯，據說他抓到偷吃糕點的蒼蠅會用針插在木板上，一根根扯掉鬚與腳。

「棒球是你丟的吧！」樺口隊長說。

「沒錯，你拿了我的背袋。」哈魯牧特指著那個車後的袋子，「那裡頭有我很重要的東西。」

「是你攻擊我。」

「當然，可是你……」

樺口隊長按捺情緒，說，「除了你之外，沒有敢這樣攻擊，你這殺死黑熊的高砂族。」他把車尾的袋子拿下來扔在地上，拉起腳踏車離開，街上人太多，他牽著車走。

「你偷走我的東西，不准走。」哈魯牧特大喊，他用強烈字眼「偷」，幾乎給了對方難堪。

「我從來不偷東西。」樺口隊長生氣了。

哈魯牧特相信對方說的，警察不會偷東西，這是誤會，應是有人捉弄樺口隊長而將地上的側背袋故意放上腳踏車。但是，哈魯牧特對他特積怨已深，不放過教訓機會，大喊：「就是偷，你偷走我很重要的東西，你要道歉。」

「你胡說八道。」

「小偷。」

哈魯牧特心跳怦怦，不再頂嘴，選擇以不動面對僵局。他想到很多事情，那些夜裡被樺口隊長在廣袤稻田追捕、送情書被抓去警務課侮辱、打棒球被逮，他心中有無限的憤懣，感到血液往上擠，腦殼充滿嗡嗡回音，越來越大，越來越膨脹壓迫。他覺得有什麼在腦袋頂咆哮。那是真的，就在這時，一架 B24 轟炸機正低空掠過，四具渦輪增壓引擎高分貝咆哮，機影刷過哈魯牧特的臉。不久宣傳單落下來了，盈盈又遲遲，在風裡飛舞，陽光下嬉遊，三萬隻白蝴蝶來到了。滿城騷動，大家抬頭追逐，只有哈魯牧特與樺口隊長處在劍鋒對立的狀態，他們之間

只有怒氣、鄙夷與白蝴蝶。

在對立時刻，一個瘋女人從失控搶傳單的人群，曼妙靠過來，掠取樋口隊長的帽子給自己戴上，並拿起哈魯牧特的背袋，在兩人間輕盈跳舞。這紅衣女人是城市的活幽靈，不管世界的成往壞空，只管跳舞，又叫又樂，瘋瘋癲癲的消磨日子。樋口隊長不跟瘋女人收回帽子，東西掉就算了。當他要離開時，被另一個女人喊住，她是火車站南方聲色場所打滾的高麗女人，裝扮很豔，金鶴牌香水搽很厚，渾身像是香爐。高麗女人常怨嘆她被逼來臺灣，表面上對巡查恭敬，在店內被吃豆腐還得安撫那隻吃不停的鹹豬手；但是私底下，她們對巡查的怨恨發洩在砧板上，連切泡菜也要剁響巷子。

「小伙子，那袋子裡有什麼？」高麗女人問哈魯牧特，然後招手，要瘋女人把背袋拿過來。瘋女人懂得誰曾對她好，她常在店外的垃圾桶翻食物，那邊的酒家女常把食物放在盤子給她。

「一個玻璃盒子。」哈魯牧特說。

高麗女人打開檢查，果真如此，她拿出盒子，在手中搖幾下，令它發出沙沙的聲響，才問：「這盒子有很重的心事？」

「不要打開。」

「喔！小伙子，我當然知道心事是不能打開的。」

「是的，那是我朋友的骨灰，他死了。」

「這是你珍惜的東西，才這麼拚命。」高麗女人沉默一下，才說：「在戰爭裡沒有人是贏家，但是輸家通常很慘。」

樋口隊長很慘了。高麗女人猛彎身，先把鞋子往他扔去，隨後吆喝幾個人罵過去。自從日本戰敗後，即便被殖民者洋溢光復的心情，身分轉換，卻少有報復與衝突，不過要是有機會，倒要給日本人瞧瞧，高麗女人找到了。這些在聲色場所混跡而被稱「黑貓」的女人，這時發揮貓科動物本性，生性倔強，抓到獵物要玩弄才咬死。被逼到騎樓角落的樋口隊長，完全領受當老鼠的下場了。

哈魯牧特拿回背包，跑回花崗山，趕回去投球。他越跑越喘，越跑越慢，背部滲溼著張狂的汗水，得扶著圍牆喘息。他還受傷了，剛剛那奮力的八十餘公尺傳球，拉傷右臂。他倚在路旁一株樹蔭大方的麵包樹，寬厚的樹葉捧來涼風，他看著葉片裁碎的藍天，現在亟欲做的是祈禱，可是他失去神很久了。

他喃喃，復又如此喃喃著：

現在是下午，你在想什麼？

想著曾有你的花崗山

快樂與悲傷都很美好

如今快樂與悲傷都好寂寞

今天，秋天太頑皮

我差點把你遺失在城市邊緣

那裡沒有海浪提醒我

要努力學它們對海岸哭泣

你要是擔心，要是你擔心就回來看我

化成一隻脫隊的燕鷗回來……

哈魯牧特離開麵包樹，跑回山坡上的球場，繼續喃喃著「你聽到了嗎？花崗山傳來了掌聲，我得回去應戰」。他回到球場，那不斷傳來驚爆聲，不需要他歸隊似的。原來戰局有了傾斜，白隊有人盜上二壘，取得優勢。這樣的優勢或許很快消失，每局常有曇花般的絕美失敗，以掌聲落幕。但是，他要是沒有上場的話根本沒機會成為曇花。

教練罵了哈魯牧特一頓，輪到換人，卻不見蹤影，要他快點上場。上位投手的體力已竭，苦撐十幾分鐘，而順位投手哈魯牧特給人姍姍來遲的錯覺，不少隊員報以噓聲。哈魯牧特很快理解戰局，無人出局的狀況下，對方有位打擊手四壞保送，接著他盜上二壘。這位被稱為「盜壘螺旋槳」的大魯閣族球員，是棒球門

外漢，靠臂力盜壘。

在投手丘練完幾球，賽局繼續進行，只要對方得分便提早結束。哈魯牧特的右臂帶傷，但是這是最後機會，他願意用更嚴重的手傷，換來嶄新機會。球賽開始了，他一邊點頭搖頭、用暗號與捕手虛晃幾下，一邊用手輕輕握著藏在手套內的棒球，手指扣法與掌握球體縫線位置，決定了球的飛行性格，及即用快速球對決也會有幾種小變化。哈魯牧特使勁投出，解決了一個打擊手，換來更慘的右臂傷痛。

他如果要投完這局，得換球路，因為手傷惡化讓他無法再投快速球。球要是不能更快，就飛慢點，慢到令打擊者產生幻影，這是他的計畫。哈魯牧特把手指頂著棒球，深呼吸，想像櫻花飄落的速度，然後把球推出去，輕輕的送出去。球飛很慢，比平常更悠閒的飛過本壘包。

打擊手揮棒落空，睜大眼看，連捕手與裁判也很驚訝。他們目睹這顆球靜止般飄過，連縫線都看得到。投手不是扔快速直球，而是無法理解的鬼魅慢球。裁判喊暫停，檢查棒球。它的重量無異，球皮顏色比一般牛皮更黑，一百零八針紅線的針法歪斜，上頭交揉各種打擊與滾地造成的擦痕，這也無疑是哈魯牧特多年來的奮力寫照。

「這顆球太怪了？」裁判說。

「它是我祖母做的，山豬皮製造，我用在很多次比賽都沒問題。」哈魯牧特解釋解。

戰爭時期，卻乏物資，自製棒球是常見的，任何動物皮都可用，球場使用過戰時被殺死的動物園黑熊皮棒球，貓皮狗皮都有，連擗淺死掉的鯊魚也能取皮製成球。裁判看不出哈魯牧特的棒球外表有甚麼問題，改而問，「除了山豬皮，看不見的球裡面有什麼？」

「栴(アベマキ)，有這種樹的樹皮。」

栴是栓皮櫟，一種中海拔的殼斗植物，具有軟厚彈性的木栓層。裁判最後認

為關鍵是不是棒球，是罕見的投球法，當他要求哈魯牧特秀出持球法時，證明了這件事。而火男教練否定的說：「我從來沒有教過這種球法。」中學生投這種球無疑是邪門歪道。

「這叫作『櫻吹雪之球』，球不旋轉，隨風飄移，也稱作指關節球。」哈魯牧特接著說明球技是怎樣來的，「這是神風特攻隊的久保田先生教的，我私下練習多次。」搬出特攻隊的名號，大家沉默不語了，默許他在表演賽使用。

這不是表演賽，是至為關鍵的人生賽，哈魯牧特如此認為。他重新站回投手丘，深呼吸，放空腦海被攬索的思維。人世間最美的不是櫻花，而是櫻瓣飄落之際，隨風翩翩，這就是「櫻吹雪之球」。哈魯牧特試著把久保田先生的講授在心中慢慢沉澱。落櫻是侘寂，不完美花、短暫飄零、隨風而逝，那是一種古老精神的哲學。哈魯牧特用指節扣球，不用蠻力，是用身體運動慣性，把手中的球送出去。球速很緩，懂得飄零，晃過很急的棒球。觀眾聚集在裁判身後見證這奇妙的球路，發出驚嘆。

哈魯牧特告訴自己，再冷靜一點，好好三振對方。他全心全意面對打者，完全忽略芒刺在背的二壘跑者。這位跑者來自立霧溪的原住民，球技爛得像拿筷子夾紅豆，盜壘卻跑得比落地彈跳的紅豆來得巧妙。哈魯牧特告訴自己，再一記好球，就能以殘局作結。昨日颱風洗滌乾淨的藍天有一張宣傳單飄零，心事重重似的，遲遲不願落入人間。哈魯牧特從它的蹤影觀察風向。忽然，宣傳單翻動，暴露了風向訊息。

風來了，從海岸翻過花崗山，帶來鹹味。哈魯牧特丟出「櫻吹雪之球」，隨風而去。棒球多了點心情才飛過本壘板，又飄又魅的說是害羞也行，躲過球棒的捕捉，總歸是一道淒迷身影。

三振了，第三人出局，可是球賽沒結束。

棒球還在飛，越飛越低，悠閒的不願鑽進捕手手套，落地後溜到更遠處，停在雀榕樹下，敷上一層斑駁樹影。捕手沒有接到這顆球，出現不死三振。球賽仍

繼續進行，警醒的打擊手跑向一壘。捕手扔掉護臉盔，轉身去撿球，把球扔回了由投手丘遞補到本壘的哈魯牧特，好去觸殺跑壘員。

這上演了精采的本壘攻防戰。哈魯牧特用上小百步蛇³纍纍溪石的力氣，去堵住整條立霧溪的夏季洪水。他接到球，側身去觸殺，狠狠被撞飛了幾公尺，躺在地上，球從手套滾出來。

「safe——」主審用戰時禁止的英文術語大喊，兩手拉開。

太精彩了，群眾瘋狂大叫，花崗山開炸了。

躺在地上哈魯牧特失敗了。他凝視秋天，那隻燕鷗終於飛走了，一張落下的宣傳單遮死在他臉上。

³即今日新武呂(Samuluh)溪，主要流域為臺東海端鄉。Samuluh 意思之一是小百步蛇。